



流血的职场

A JUNIOR'S ROMANTIC ADVENTURE

好莱坞式的职场历险记
职场新秀的惊险罗曼史

职场无硝烟，却刀刀见血、步步惊心、招招致命。

路过天涯▼著

A JUNIOR'S
ROMANTIC
ADVENTURE

人民文学出版社

流血的职场

A JUNIOR'S ROMANTIC ADVENTURE

路过天涯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血的职场/路过天涯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商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07713-7

I. 流… II. 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7403 号

责任编辑:脚 印

责任印制:李 博

流血的职场

路过天涯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70 千字 开本 68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1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7713-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偈云：酴醾花，花红者，曰彼岸花，开于黄泉路上，乃忘川彼岸接引之花、恶魔温柔之花；当灵魂度过忘川，便忘却生前之种种，未尽因缘，皆留彼岸；往生者经由此花指引，通向幽冥之地狱。花白者，曰曼珠沙花，乃天上之花、涅槃得道之花；此花盛开之际，跳出三界，不在五行，见此花者，恶自去除，得往永生。

佛说，一沙一界一菩提，一尘一劫一枯荣；缘起缘灭，缘尽还无，一切有为法。

南思集团总部所在地是个半岛，三面环海，一面与市区接壤，岛上有一座海拔七十多米的卧佛山，可谓依山傍海，风景这边独好。依俺这个半道出家的阴阳师之见，此地龙盘虎踞、藏风聚气，是传说中的龙脉之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公司的地盘如果用来做墓地，埋皇帝老儿都可以，但开公司办企业，这就有点玄。

五年前，我们公司的老板江石豪大笔一挥，砸了十五个亿，把整个岛五十年的开发使用权给买断了，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在岛上建起了一个占地万余亩的大型高科技企业，公司的标志性建筑是一栋气势巍峨的十八层高楼，旁边两个圆形的生产车间分立左右，许多附属的办公楼、员工宿舍、高管别墅星罗棋布地环绕四周，远远望去，在地势平缓的半岛上，有如一根高耸入云的金箍棒，顶天入地，傲立于世。手眼通天、法力无边的江石豪还把公司的路牌号弄成了 168 号，牛逼得令人肃然起敬。

稀松的阳光穿过巨大的玻璃幕墙照落在我的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文件软垮垮的跌落在档案框里，有组织有预谋地集体阳痿。档案框旁边摆着一个相架，是我们南思四杰的合影，那是去年在银滩游泳时，一个卖椰子的大伯帮我们照的。老胡居中，我居右，得胜偏左，骡子被我们凌空抱起，作势要把他抛入水中。我们当时笑得那叫一个灿烂，骡子还摆出一副达利把梦露的媚态画在伟大领袖脸上的表情，把我们逗得都快不行了。相框上面有一行字：向伟大领袖江石豪同志致敬！

江石豪不仅是我们的老板，还是 K 省首富，传说中每宿都能夜御十女、无肉不欢的神人，我们的集体偶像。

当年，我、胡雍伟、蒋得胜、罗梓和其他二百八十多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北京农展馆被财大气粗、实力雄厚的南思集团录用了，公司包了一火车皮把我

们从伟大首都拉到千里之遥的云海来,我们四个被分到同一个宿舍,不久之后发现我们的人生目标惊人的一致,就是“贫则独善其身,富则妻妾成群!”关于此四杰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

胡雍伟,山西人,身长一米八五,现年二十七岁,毕业于西交大法律系,典型的彪形大汉。其人天性风流,生性淫荡,绰号逼加锁,男人见了要绕道而走,女人见了要望风溃逃。

蒋得胜,吉林人,二十五岁,身长一米七六,毕业于哈工大生物工程系,最大特征是獠牙外翻,有如野猪拱地雷,吃西瓜不用勺,大学时靠打《魔兽世界》卖装备赚学费的牛人。

罗梓,绰号骡子,湖南人,年二十三,身长不详,待考(他硬说他有一米六五,据我们目测,顶多一米五八),本硕连读毕业于北科大少年班,农大电子工程博士。该博士严重缺乏生活自理能力,以尿床为己任,经常被老大胡雍伟罚洗厕所。

我来自北京,叫路瑞,今年二十六,身长一米七八,毕业于北京机电联合大学,所学专业为机电,大学期间睡觉、翘课、磕游戏、踢足球、谈恋爱,这么五毒俱全地混到毕业。

我们认识的经过是这样的:分宿舍那天,是个热得天空着火地面冒烟的夏日。从人力资源部领着条子拖着近百斤的行李走到宿舍,我累得快要歇菜了。来到宿舍楼底下,我一看条子,704,我靠,七楼,要老子命啊。幸好,在楼下遇到了壮小伙蒋得胜。我和蒋得胜在火车上就认识了,那时他已经把行李放好了,知道我和他住一个宿舍之后,丫二话没说,帮我把东西哧溜一下扛上了楼,令我震撼当场,简直要怀疑他是民工大学搬运专业毕业的。

我们的宿舍是个两室一厅的套间。那时骡子还没来,我和蒋得胜住一个卧室,胡雍伟自己独霸一间,可以毫无顾忌地夜夜自渎,好不潇洒。

一周之后,骡子到我们宿舍报到,他戴着双小眼镜,拉着一个比他还要高大的行李箱,“哐啷哐啷”地走进来。刚开始,我们以为是那个帮新员工提行李的民工兼童工,没想到,这厮半天不走,借用我们的卫生间拉完屎尿兼放了一堆屁之后还问我们有没有水喝?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仨本来为未谋面的罗博士准备了几大箩筐的崇拜和景仰,没想到,传说中的罗博士就是面前这个发育不良、戒奶未成功的小屁孩。当时我们三个正赤裸着上身在斗地主,啤酒瓶、花生壳、烟头扔得满地都是,搞得该博士无处立足。估计是我和胡雍伟

全身都长满了毛，一个狒狒，一个猩猩，得胜的一排爆牙又着实骇人，罗梓噎了半天都不敢开口。大概他看我的脸型还有点像人类，就问我他住那个房？我们三个五大三粗的北方大老爷们像三尊天神一样站起来，以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鸟瞰着罗梓这个南蛮，把他给自卑得在后来的两天里都没开口说过话。

事情的转机发生在第三天。那天傍晚，我们几个从食堂吃完饭回到宿舍，胡雍伟戴着耳塞在看《制服诱惑》，估计是憋不住了要上厕所捉蛇，起来时一脚踩中连着笔记本电脑的耳塞绳子，笔记本电脑和移动硬盘瞬间从桌上往下跳蹦极，饶是他眼疾手快，接住了笔记本，移动硬盘像跳水皇后郭晶晶一样表演了一个转身翻腾三周半之后，“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随即冒出几缕青烟，光荣地以身殉职，享年两岁半。

胡雍伟差点没痛哭失声。

当时我和蒋得胜在卧室里打实况足球，正掐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听到声响，跑过去看，胡雍伟一副挥刀自宫痛不欲生的样子。

我说：“咋回事啊老胡，要自宫是不，下不了手我来帮你。”

老胡满脸愁苦，“没了，这下全没了。”

得胜跑去摸了摸老胡的裤裆，“还在啊，怎么说没了？”

“硬盘里有我最心爱的松岛枫全集啊，这下全没了。”老胡痛不欲生。

无处藏身、被迫躲在客厅里看电视的罗梓走过来，对老胡说：“伟哥，松岛枫也是我的偶像，我这也有一套，还有一套武藤兰的，全是无码高清，你先拿去顶着。”说完递给胡雍伟一个日立的移动硬盘。

胡雍伟眼冒绿光、涕泗横流地上前抱着罗梓，“兄弟，你怎么不早说啊！”

罗梓说了一句堪称经典的话：“客气个啥哟，哪个男人电脑里没有几个G毛片啊，没有，那还叫男人吗？”我和得胜两眼一对，相顾失色，原来博士也好这个啊？

得胜见没事了，踢着拖鞋先回了房。罗梓一脸无辜地望着我，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很受伤。我一看，胡雍伟的鼻涕都滴到罗梓的衣服上来了，老胡把人家罗博士整个当一擦脸毛巾呢。

我回到房间的时候，得胜这个狗日的趁我无人防守之际踢进一球，跟我要赖，说四比四打平。我骂他无耻，他一本正经地说：“哎哎哎，怎么说话的你，咱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好青年，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老胡、骡子，你们说是不是？”

原本这场球，是我们五战三胜制的第五场，前四场我和他各胜俩，眼看还有不到十分钟比赛就结束了，丫不摆明讹我吗？

老胡：“还有时间，一球定输赢，谁输谁请客，一会去妖后，悼念我的硬盘英年早逝。”

我故作大度地说：“好，爆牙胜，就当我让你一球，看我照样灭你！”

结果，得胜在最后一分钟打进一个匪夷所思的远射，把我郁闷个半死。爆牙胜一边拍我的肩膀，一边用两颗大爆牙作吃西瓜状来寒碜我，我脸上挂不住了，想要翻脸骂娘。

罗梓见我要发作，抢说道：“哎，这样吧，三位大哥，我来得最迟，这几天多得你们关照，不如，今晚我请吧。”

我和老胡、得胜刚来时都是试用期三千，当我们得知骡子这个童子军是月薪五千、并且没有试用期的时候，心里十分不平衡。好吧，既然如此，那俺们就不客气了。

那天夜里去妖后酒吧，我们把芝华士当冰红茶，把杰克丹尼当可乐，把白兰地当白开水来喝。结果，喝了两瓶芝华士，三瓶杰克丹尼，四瓶白兰地，还头不晕眼不花，再来半打一点问题没有。骡子结账的时候很豪迈，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把五千多块钱当成是五块钱一样，相当 man，但不知心里在滴血的同时是否念着苗疆的蛊毒，咒我们一出门就被天上飞来的板砖砸死。

都说男人之间的感情是喝出来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是干出来的，那晚之后，我们四人就跟牛皮糖一样，好得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就差没有歃血为盟、纳投名状了。

二

人一清高必定清贫，并且我猜我一定是孤星高悬、命中招谤，此生总是与小人结下不解之缘。

我宿舍里养着两只巴西绿毛龟，我给他们哥儿俩起了俩名字，大的叫刘泽明，小的叫张引。刘泽明时任集团总裁，分管人事和行政，张引任人力资源中心主任。刘泽明面相敦厚，一副我佛如来大慈大悲的架式，当面称兄道弟，背过身去就掏家伙，心黑手狠，其奸无比。张引肥头大耳，脸蛋像一个布满湿疹的屁股，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足有三尺厚，有如一块风干的腊肉，是个阴险至极的

无耻之徒，为了高官厚禄可以把自己的老婆送到老板的床上去。

刚来报到时我被分到了物业公司机电组任副组长，试用期结束之际，公司领导要求新聘人员每人上交一份对公司的整改意见，大部分人只写了一两页纸，我则熬夜写了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整改报告。那时的我是个不折不扣的愣头青，以为拿把水果刀冲到街上就可以当山鸡郑浩南，拿支鸟枪跑到山里就可以当兰博格瓦拉，很傻很天真。所谓的提意见云云，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形式，聪明人都没当真，只有我一根筋地认为我那二十几页纸写的全是金玉良言真知灼见，公司如果采纳了我的意见第一年必定赶超扬子江药业，第二年必定收购美国辉瑞，第三年必定取代沃尔玛，成为全球第一大企业。公司领导会一边看着我的报告，一边连连感叹，人才难得啊，然后马上对我委以重任。

三天之后，我的转正通知书下来了，我的职务由物业公司机电组副组长改为保洁部内勤，换个说法就是清洁工，月薪从三千降到八百。这份转正通知书实际上就是我的辞退通知单。

一直以来，我恪守的人生信条是，我本善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奉陪到底。我在宿舍写好了辞职报告、收拾好行李之后，准备冲到别墅区把那俩混蛋揍一顿再回北京。

我刚想出门，搁在桌上的辞职报告被老胡抢过去一把撕了，他和爆牙胜、骡子组成罗汉阵堵在门口。

我歇斯底里地吼道：“这窝囊气老子受够了，老子不想玩了，你们走开。”

骡子：“你想出去，除非你把我们打趴下。”

我像只急红了眼的野兽，朝他们嘶吼：“别拦着我，让我出去！”

老胡：“瑞子，你冷静点，不要冲动，你要看得远一点，这不算什么，最后成功的人不是靠不要命的勇气，而是在逆境中坚持下来的坚忍和重建未来的自信。你千万别意气用事，只要留下来，就有希望。”

我把他一推：“你少啰嗦，谁也别拦我，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爆牙胜扶住老胡，张着两排大龅牙说：“你玩不过别人就想用拳头来解决问题，你觉得这样有劲吗？你这样做只会使他们更加瞧不起你，笑话你。你出局了，你只剩下烂命一条，跟一个街头氓流没有任何区别！”

我哪里还顾得上跟他磨叽，一脚把他踢倒。没想到骡子的动作如此神速，马上堵住了爆牙胜的缺口。我杀红了眼，脑子里雪花直冒，一脚踹在骡子的肩膀上，他瘦小的身子直飞了出去。老胡上前一个飞扑想要按住我，我侧身一闪，

右肘横击过去，正中老胡下巴，他脖子一仰，嘴里吐出一条血线，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我刚要跨过他们的身体夺门而去，老胡嘴里喷着血，艰难地说：“瑞子，你听我说，你听完如果还是要去，我们不拦你。”

我不耐烦地停住了脚步，像个鬃毛直竖的狮子一样瞪着他。

“瑞子，你记得当初我们四个一起发过誓吗，一定要在这里混出名堂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往死里整吗？因为他们知道你有才，他们惧你，怕你有朝一日取代他们的位置，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逼你走。你辞职，正中他们下怀，你想去打人，那更是落入他们的圈套。张引阴险狡诈，刘泽明老奸巨猾，他们早就调了三十个保卫去别墅区候着。公司的保卫，全是从北京军区招的退伍兵，你能打，打得过三十个退伍兵吗？”

听到这里，我心中的那团火一下灭了，那些如火如荼的愤怒也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只是觉得悲哀，铺天盖地的悲哀。

老胡接着说：“瑞子，我知道你心里的苦，你想做一番事业出来证明给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看，你想要对这个王八蛋的世界说你可以，你不比别人差！你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但你不能急，你要慢慢来。你现在去找他们一定会出事的，你不能做傻事，你不能让兄弟们失望。瑞子，你明白了吗？”

我双足一软，缓缓坐在了地上。

老胡若无其事地擦净嘴角的血迹，点了一根玉溪，递了一根给我，对我说：“聪明人为了理想而屈辱地活着，这比图一时之快轰轰烈烈地死掉有价值得多。你貌似壮烈地挂了，他们会烧十万头的爆竹为你送行。你像一条狗一样活着，他们却如鲠在喉寝食不安。你不应该做一条大吠大叫冲过去跟他们拼命的狗，应该做一匹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的狼。因为，狼的沉默永远比狗的狂吠更可怕。”

骡子：“老胡说得对，刘备在发家之前还做过八年的专业农民，靠织草鞋为生呢，不就当保洁员吗？有啥大不了的？”

爆牙胜：“瑞子，还有我们呢！”

我决定留下来，做一匹沉默的狼。

那天夜里，我们四个上到宿舍的天台，月上中天的时候，地上的两件啤酒都已见底，骡子和爆牙胜躺在席子上醉得不省人事。

老子高歌，为问嫦娥，良夜恹恹，不醉如何？

酒入愁肠,我却一点儿醉意也没有,老胡也是越喝越清醒。对老胡说完我和蓝蔚渝那段不堪回首的情事,我早已是泪流满面。

老胡说,上大学的时候他谈过四个女朋友。第一个是个新疆女孩,亚麻色的皮肤,腼腆温和的笑容,永远也不会对他说“不”。在老胡的咸猪手从她的胸部转移到大腿根部的时候,那女孩问了一句,你会和我结婚吗,你会对我负责吗?那时的老胡才十八岁,还是一个雏儿,只想过一下手瘾,女孩就是真的脱光在他面前他也不敢,一听到结婚那么恐怖的字眼,浑身奔流不息的雄性荷尔蒙立时挥发得一千二净,第二天就和女孩说了拜拜。

爱情有时徒有虚名。那年老胡大一。

第二个女朋友是西安本地妞,貌美如花,却水性杨花,是老胡带领法学系队夺得校篮球赛总冠军并荣膺最有价值球员后主动找上门来的。那妞是个高干子弟,属于金钱开路、宝马代步的主,交往了几个月之后,知道老胡家徒四壁,靠老爸白天修电器、晚上摆地摊供他上学,就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别个怀抱。老胡伤心欲绝,去到终南山要出家当道士,道观主持问他,我们这里当道士得本科学历,还得交三万块钱的入院费,同学,你有吗?老胡傻眼了,跑到华山思过崖面壁思过,吃风屙烟当了三天神仙,最后饿得不行,灰溜溜地回到学校。

刀伤的是人,情伤的却是人心。那年老胡大二。

第三个女朋友是广西桂林的。此女一反南蛮矮小黑瘦的固有形象,长得高大白皙,对人也温柔体贴,就是特粘人,老胡所有的业余时间全被她霸占了。老胡读书的时候是个视篮球为生命,视爱情如氧气的人,如果连打篮球的时间都被剥夺了,那还不如缺氧而死算球。老胡和那女孩说分手的时候,女孩哭得犹如水泵裂泵,眼泪能让漓江水平面往上涨三米。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谁相信谁傻逼。那年老胡大三。

第四个女朋友是武汉人,叫叶蓓。老胡的第四段感情给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作了最好的诠释。一帮校队的师弟们说快举行新一届的学生杯篮球赛了,外语系有几个美眉跟他们一起练球,其中有一个叫叶蓓的,冰肌玉骨,美若天仙,风靡万千少男,搞得他们一个个心痒难忍。师弟们去找情圣老胡出主意,老胡慷慨地把自己的泡妞秘技倾囊相授,师弟们轮流发动攻势,那叶蓓却心如止水岿然不动。师弟们说老胡的招数不灵光,老胡为了保住自己西交大情圣的金字招牌,决定亲自出马去一探虚实,好为师弟们对症下药。孰料一见之下,连老

胡这样的老江湖也禁不住动了凡心，于是立马从战壕里跳出来冲到杀敌前线去，加入到了师弟们的陪练队伍中，不时还假惺惺地帮他们出点子。事实证明那全是些馊主意。

老胡久经战阵，知道泡妞最讲究情投意合、水到渠成，如果对方无意或机缘未到，任你千手观音万佛朝宗，照样枉费心思白费力气。于是，叶蓓摔倒后一瓶及时递上来的红花油，图书馆“凑巧”的一次相遇，食堂里“顺手”给叶蓓和她的姐妹们打的几杯七喜，一张叶蓓想买不到而老胡“恰好”没时间去看的《卧虎藏龙》首发式电影票，老胡像水渗进沙子般渗入了叶蓓的生活。有一天，当老胡的师弟们见到老胡和叶蓓挽手经过篮球场时，才大呼上当，这不是引狼入室与虎谋皮是什么？那年，老胡大四。

老胡说，他和叶蓓都是彼此的第一次，初夜是如此美好，在他们水乳交融的那一刻，如果有谁一枪把他给崩了，他一定会感到大欢喜大圆满，无憾而死。老胡毕业的时候，叶蓓大三，叶蓓对他说，从今以后，你负责努力赚钱，我负责美丽动人。

两年之后，叶蓓毕业，老胡把身上全部的积蓄五千块钱硬塞给她，让她去上海考东方航空国际航线的空姐。叶蓓不愿去，她知道只要考上，就将和老胡两地相思，离多聚少，她宁愿受苦遭穷地留在西安和老胡厮守也不想去做月薪一万的鸟人。老胡坚决要她去，说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叶蓓只好去了，并且很顺利地考上了。叶蓓就这样每周飞三次，有时芬兰，有时挪威，有时瑞典，持续了一年的北欧航线，每次回来都会给老胡买一两件衣服，老胡的衣橱里最多的是一个叫 Lagom 的瑞典男装品牌。只可惜，即使曾经如胶似漆，时日既久，胶也脱落，漆也斑驳，相看两不厌产生了审美疲劳，卿卿我我变成了相顾无言，一切炙热的感情最后还是要走向平淡。

一年半之后的那个圣诞，叶蓓申请转为地勤的报告终于成功通过，月薪也涨到了一万五，每年还有一个半月的休假，老胡就是没有工作来到上海，她也完全可以支撑得起两个人的开销。她最后那次飞芬兰，给老胡买了一个刚上市的诺基亚手机，人民币要两万，准备回去和老胡好好庆祝一下。

叶蓓没有通知老胡就飞回了西安，准备给他一个惊喜。没想到，老胡却给了她一个晴天霹雳。她推开老胡房门的时候，看到床上的被子里露出一条白生生的腿。

哪怕是 believe，中间也藏了一个 lie。

这件事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戳穿了世人对于爱情的最后一个幻想：

海枯石烂此情不渝，比不上一对新鲜热辣的乳房；

天长地久海誓山盟，敌不过一双雪白修长的大腿。

老胡说，床上的那个女人是他的第二个女朋友，那个西安的高干子弟。他一生中没有别的遗憾，唯独对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耿耿于怀。他在酒吧里与她相遇，带她回家一睡之后顿觉索然无味，完全对不住当年自己的痴情，还不如就让自己一辈子都得不到，好让心中有个破缺。佛说，破缺才完满。然而就是这唯一的一次，那些白痴电视剧里上演的捉奸在床的事情竟然发生了。

半年之后，老胡在QQ上遇到叶蓓，叶蓓对他说，她要结婚了。老胡心头滴血，颤抖着敲了几个字，宝蓓（老胡一直这么叫她），我知道错了，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叶蓓给他发了一首歌，刘若英的《一起幸福的机会》。叶蓓回道：以后请不要再这么叫我了，我们本来有一个一起幸福的机会，却被你亲手扼杀了。说完这些，我就会将你拉入黑名单。再见。

叫你最后一声亲爱，江湖从此不再。

刘若英还有一首歌叫《后来》：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在那之后，老胡说他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忍不住痛哭流涕，像个女人一样。

老胡说他当时太年轻，不知道珍惜，不甘心一辈子只能拥有一个女人，以为人生还会有很多选择。现在他才发现，他再也找不到一个像叶蓓那样掏心掏肺地爱他的女孩，他在一个又一个姑娘身上滑行，只不过为了找寻叶蓓身上最初的芬芳。那缕芬芳却早已散逸于时空，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长夜漫漫，风声凛凛。

星云俱抵，神佛若在。

爱到最后，又是谁在痛哭？爆牙胜和骡子酣睡如猪，我和老胡却抱头痛哭，痛哭我们一去不返的青春和永不再来的爱情。

三

我这一沉默，就是整整两年，当了两年恪尽职守的清洁工。那两年，我一有时间就泡在公司的图书馆里，从弱智的《细节决定成败》到脑残的《给加西亚

的信》到可笑的《杜拉拉升职记》到废话连篇的《基业长青》，甚至亚当·斯密的煌煌巨著《国富论》、彼得·杜拉克的《成功管理全集》，包括所有的历史类作品，我把认为值得一读的书全部看完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书里原来可以学到这么多的东西，包括计谋、策略、智慧，甚至还有勇气和决心，而不是课本上那些学了注定要被忘掉的知识。看来，以后还是要多泡图书馆少泡妞。

有一天我在清理文印中心的废纸篓时发现有一页未完成的工作报告，上面写着：

一、农业公司以集团名义向省农业厅申报的两亿元贴息扶贫贷款已经批复，两个多月过去了，省农业银行至今仍不肯拨款，严重影响农业公司观光旅游项目工程的进度，部分材料供应商已断货，个别供应商为讨要欠款还封堵农业公司大门口、聚众闹事。

二、董事长交办的奔驰 S600 轿车上 XX6666 牌照事宜未完成。交管所方面称，数字为 6 开头的汽车，是市郊的龙普、铁港、福山等县城的车牌，市区的车牌数字开头统统是 1——5，因不符合规定，额外交钱也无法办理。

三、集团公关部未完成向市检察院追讨八千四百万建筑工程款的任务。该债务是三年前集团龙云建筑公司为市检察院建办公大楼时垫资所产生，检察院大楼建好并投入使用至今已三年零两个月，公关部多次联系检察院院长何学善，对方均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接见。

最后还有一行，总负责人刘泽明。

我们公司每月初都会上报一份月度工作总结，里面有一项，叫上月未完成的遗留工作。我拿着这张废纸，心理激动得不能自己：老板的麻烦，就是我的机会；公司困境解决之时，就是我龙出生天之日！

为了确认那张废纸所写的内容是否属实，当天晚上，趁老板和公司高管开会的时候，我像午夜幽灵一样逡巡在会议室外，时不时进去把与会领导的烟灰缸倒掉。这项工作本来是由清洁女工做的，但当时包括刘泽明在内的几个总裁、主任等人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谁也顾不上理会我。

我探听到，那张废纸上所写的全是实情，并且我还了解到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检察院的何检察长因为即将调离检察院升任副市长，所以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丢给下一任；省农业银行行长高昌海不肯拨款的原因是集团公司还欠着市农业银行五千万的逾期贷款，合利息有五千万多；南思药业要筹措十五个亿建全国最大的血浆生产基地，建筑公司几个楼盘在建，集团所有的钱都

被抽调出去了，流动资金非常紧张，整个公司两百多个亿的资产，就是拿不出这五千多万。

会议无果而终。我下楼兴冲冲地往回走，一个葫芦状的女人带着一阵猛恶的气息扑面而来。此女年纪不详，粗看三十出头，细看有四张儿，长着一张银盆大脸，上面布满了雷人的痤疮，人家天生丽质，她丫天生荔枝。此人不仅长得夸张，兼且天赋异禀——出产质地好、纯度高、产量丰富的狐臭，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属于可再生资源，生人勿近。此乃公司的五大恶人之一，行政中心网络部部长阎芹芹。俗话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生而为人长成阎芹芹那样，虽然说斤两有点，但还不至于让人望风而逃。她之所以让人如见蛇蝎，在于她有一个漂亮的妹妹，阎彤彤。阎彤彤是老板的首席秘书，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阎主任。阎彤彤虽说职务只是个主任，但她却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凭着这个怎么看也不像是亲生妹妹的强大后台给她撑腰，阎芹芹在我们公司无人敢惹，所过之处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只要她看谁不顺眼，你是一绿洲也得立马沙漠化，你是一嫖毒也得立马变太监。因此，我们背地里都管她叫阎大妈、阎狐臭。

阎大妈拿着一份云海日报从行政大楼大堂往外走，她见到我穿着蓝色的清洁工服装，张口就喊：“扫地的，等等，把这个顺道带走。”

要是放在以往，心高气傲的我肯定不鸟她，但这一年的韬光隐晦让我学会了忍辱负重，我屏住呼吸，顺手把报纸接了过来，随意瞄了一眼，真是天助我也！头版头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国家发改委领导一周后要到云海市指导工作。

我把思路理了一遍，走出大堂门口。

月牙如钩，高悬长天。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紧捏着拳头，不疯魔不成活，老子豁出去了。

我回到宿舍对老胡、骡子、爆牙胜说了一遍今天的遭遇，然后把我的设想和打算和盘托出。他们听了全都大吃一惊，觉得我的计划太疯狂太冒险了，这可不是TVB的真人秀，万一搞砸了，江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我平静地说：“我不能再等了，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最好的机会，不管结局如何，我必须赌一把。”

他们三个点了点头，爆牙胜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吧，既然你决定了，就干吧。”

骡子笑望着我：“兄弟，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老胡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朝我微微颌首，眼中有股以我为荣的赞许。我们四个人的手掌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两年来，我第一次笑了，笑得泪光闪闪，面容凄切。

第二天起，每天晚上我都在行政大楼的地下车库里等，我在等一个人，老板江石豪。老板是个昼伏夜出的奇怪动物，除了在这里，我没有机会单独和他见面，他也不会接见我这个无名小卒。我一连等了三个晚上，每晚都守到早上七点半然后赶去打卡。其时正值夏天，又困又热，我在车库里被蚊子叮得像包公。那几天晚上，我怕自己犯困睡着，老板下来拿车而错过了，烟一根接一根地续，每晚都要抽掉三包七星，抽得肺部隐隐作痛，四肢百骸都像散了架，每一刻我都想放弃，觉得自己的想法不过是荒谬的狂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那些深刻的耻辱、那些欲置我于死地的伤害支持我撑了下去。

所有不死的伤害，只会令我更强壮。

第四天夜里凌晨两点多的时候，我终于等到了。老板从地下室的专用电梯里走出来，面色略显憔悴，走路有点瘸，那是他以前坐牢的时候被狱警毒打所致。老板那时还没买宾利，新买的奔驰 S600 还没有上牌，车库里有三辆老板专用的座驾，一辆是老款的奔驰 SL600，一辆是加长的宝马 7 系，一辆是奥迪 A8。不妙的是，三辆车分布在地下停车库的三个地方。从电梯过道到车库只有二十多米的距离，这意味着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来判断老板今晚会开哪一辆车回别墅，一旦猜错，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因为就算我大喊大叫，老板是不会停下来听一个清洁工说半句废话的。我唯一的机会就是老板走到车前五米之处、用车钥匙打开汽车的电子锁之时，我从车旁走出来，为他打开车门，然后对他说一句话。

没错，一句话。如果我的第一句话不能打动老板，他就会开车离去，后面我就是再说一万句，他也听不到了。

我见老板穿着一件圆领 T 恤，既没有穿西服也没有打领带。我掐灭手中的烟头，快步向宝马走去。

我的运气总算没有衰透，我押中了。老板果然向宝马走来，并且按响了电子锁。

与老板相会这个场面我已经设想过一万次了，我绝对不能惊慌失措，更不能语无伦次，否则，我将一辈子不能原谅自己。

我来到车门旁，内心惊涛骇浪，表面却显得风平浪静。老板也看到了我，正一步一步地向我走来，他身上强大凌厉的气场相当于一颗十万吨TNT炸药爆炸的原子弹，把我炸得像个一丝不挂的白斩鸡，我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暴露在他的眼皮底下，如果定力稍差，早已被他不怒自威的气势吓得肝胆俱裂。然而此刻，我心中积聚的那些深刻的屈辱与无边的悲愤、那些嗜血的野心与凶猛的欲望，将畏惧与怯懦打得遍地找牙、逃之夭夭。他目光与我交汇的刹那，正如一大一小两道电光在空中相遇，大的那道刚猛无俦、无坚不摧，小的那道却也穿金洞玉、开碑裂石，搞得地上火花四溅。

趁着火花未灭，我干脆利落地为老板打开车门，镇静自若地说：“江总，关于解决公司的遗留问题，我有个提议，先要回检察院的八千四百万，然后立即偿还市农行的五千六百万，这样就可以拿到省农行的两个亿，农业公司有三千万作为启动资金就够了，剩下的一亿八千多万，用作血液项目的前期资金，绰绰有余。”

老板先是一愣，脑筋却转得飞快，随即脱口而出：“你怎么从姓何的贱人手里要回那八千多万？”

两千多年前的商鞅为了帮助秦孝公完成他的雄图霸业，手执《强国九论》在秦孝公面前慷慨陈词唾沫横飞；无独有偶，几十年后的无名小卒李斯为了出位，冒着杀头的危险闯进秦王嬴政的宫殿，为赢得嬴政的信任，赤身裸体地站在雪地里向素未谋面的嬴政纵论“六王毕、四海一”的霸术，舌灿莲花口水翻滚。历史真他妈的是惊人的相似，此刻，我从裤兜里拿出两张云海日报——展开来，胸有成竹地对老板说：“大后天，全国人大委员会和发改委要到云海市指导工作。另外，何学善今天起升任云海市市委常委、副市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以及国家发改委要和云海市政府签署北部湾一百二十个亿的基础建设责任书，新闻发布会将在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届时市委常委都会出席，省和云海市电视台都会作现场报道。并且，这次中纪委也会来人，如果我们公司派人当场发难，多家媒体现场曝光，姓何的就是想赖，市政府也背不起这个黑锅。”

老板听完，斜了我一眼，不动声色地问：“你叫什么。”

“我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办成这件事。”我镇定地迎向他的目光。

老板侧过身来，锐利的眼神紧盯着我，像一把削铁如泥的剑，盯得我寒意直冒。

“这几件事，公司上下几十号人花了几年的时间都没有办成，你凭什么说